

開放文學 – 江湖俠義 – 小八義
第六十六回 金亨羞愧無地自容 忽聞異聲心中發驚

詩曰：

猴子生成心性靈 隨機應變又聰明
見景生情多變化 他能死裡又逃生
心中惱怒不形面 是人難防他牢籠
智廣才高見識有 無中生有誘金亨

話說金亨害怕，擔驚後悔無及。當初也未把他放在心上，若知道他交上了許多的義氣朋友，我也不敢害他的性命。若要人不知此事，已經作成，這可如何是好呢？此事只落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要回去放出他來，又過晚了，到了天亮的時候再作計較。

金亨此時為了難，肚內暗暗打算盤。當初作事缺思量我也若干這大年，不是幼小胡亂鬧，作事無法又無天我也活到多半百，並不是個小兒男，為何無故將人害阮英與我無他冤，不該作了這樁事，我的大禍在眼前哪用旁人知道了。雲平現住我家園，他要知道就理論焉能不把臉面翻，就不動手要理論，叫我對他有何言這樁事情難壞我，自思自愧自羞慚。

話說金亨傷心後悔，也不言語心中著急，又不好對這兩孩說。就是他女人孫氏知道此事，方才又與他隱瞞，說是被官兵拿住了。花雲平說，等到天亮他去探聽。水耗子說道：「花兄不用你去。」

金貴這邊把話言，天亮我去到那邊，看看阮哥他動靜得便我就往裡鑽。倚我人小不防備，假裝營內我去玩瞧見阮哥若上綁，我就給他解繩拴，解開繩綁即回還要想追著難上難，別見人小跑的快，進了樹林我會鑽我在樹上真能跑，若到河岸我就鑽，鑽在水內無處找我能在水藏幾天，大約阮哥腿必快，猴子他能迸又躡我們哥倆能逃走，官兵追趕是枉然，金亨聞聽兒子話胸腹如同被刀刺。

金貴雖小，有些個巧智，說得有理。倚仗是個小孩子，假裝到裡玩耍，溜進兵營，趁人不防到了阮英身邊。將小尖刀抽將出來，很快就阮英的綁繩給他挑開，撒腿就跑，全仗著腿快，官兵未必趕上。

金貴雖小有義氣，捨命要救小阮英，今日初會緣份有情投意合交賓朋，阮英所行是豪傑，雖然人小丈夫行所作之事不苟且，胸懷大志是英雄，背著單刀游四海專打人間事不平，若遇賊官必殺害，倘見惡霸必不容殺的姦夫並淫婦，遇著阮英性命傾，營救清官與良將解助孝子共賢良，除惡安良真好漢，他能明心處事清不是殺人亂胡作，賢愚不分任意行，他是俠義好朋友誰要害他我難容。

他雖與我是異姓，朋友也在五倫中朋友若要真義氣，勝似同胞一母生，講究患難能護救不像狠毒那弟兄，別看我的年紀小，大義綱常我全明甘羅十二為宰相，周瑜雖小當元戎，我也聽見人言講三國留下拜弟兄，劉關張三人結義，萬古千秋留美名唐朝有位秦叔寶。

賈家樓上曾結盟，他為朋友能捨命救出咬金與羅成，也曾大反山東府，就死也要救賓朋還有梁山事不遠，替天行道眾英雄，個個義氣稱好漢死後人人有英名，前朝幾位大八義，頭位名叫宋士公江南蠻子趙華陽，阮英師父有奇能，雖然人死名還在有人無名總是空，說的金亨長歎氣，我不如個小孩童金亨將事作錯，本來自己就在暗暗著急。再聽見他兒子金貴真說的大義綱常，講今博古的話語，說的高興，把個金亨聽的坐不安，站不寧，心忙意亂。金亨有心不叫他兒前去，他又無話可擋。金貴到在兵營之處，真能訪出真情，只急的金亨心內亂跳。忽然聽見孫氏說道：「老糊塗蟲，你可聽見你的小小兒男，幾歲的童子，尚能知道這樣的義氣。」

他是幾歲小玩童，大義綱常知的清人生在世要行好寬宏大量是英雄，世上理義不可少，屈己從人君子行仗義捨身是好漢，揮金似土量寬宏，惻隱之心人皆有凡事都要作公平，小孩他知仁與義，可憐邁年行不恭我看你是怎樣辦，不用叫他到兵營，他去也能知此事何必叫他白費工，依我對他說實話，已經作了悔不能他是你的親生子，比著外人大不同。

金亨聽見孫氏之言，卻也合理。此時瞞著他，到叫他多去費事，後來焉有不知？倒不如對他實說了，省費事。再者他又不是外人，雖然有花雲平在此，將來也沒有不知的，只可說實話。

萬事出在無奈何，只可得把實話說，金亨未語先慚愧無法只得往前挪，湊巧孫氏旁邊坐，低聲小言把話明你對他倆說了罷，省的我也費口舌，孫氏接言說可以孫氏叫聲兩阿哥，你倆不用發急躁，天亮兵營去不得阮英並沒被拿去，鎖在石櫃是真情，皆因他要貪財寶定要銀兩拿得多，你父叫他出石櫃，石櫃不出把鎖住看見更夫將庫進，你父出在無奈何，將他鎖在石櫃內阮英性命實難活。

孫氏真有變化，也不好說是金亨故意有心將阮英鎖在櫃內了，就說是看銀庫的更夫進了屋中，是出無奈就把阮英鎖在石櫃之內。花雲平還未說話，金貴說：「老爹爹呀，為何這樣狠心，害死阮哥的性命！」

阮哥與俺有何仇，爹爹害他一命休，就是更夫將屋進也該捨命把鎖留，急叫阮哥出石櫃，不該鎖在他裡頭更夫如果要看見，與他動手事不週，阮兄出櫃必幫助見事不祥急跑溜，兵營人多難拿住，飛簷走壁把活求他被官兵苦護住，俺再與他不作愁，爹爹將他鎖在櫃綠林道上把名丟，倘若有人問此事，孩兒臉面也害羞難免眾人不議論，怨聲載道傳千秋，金亨聞聽這些話急的似把心中揪。

金貴說了這些在理義的言詞，金亨站起身，就把手捶胸，唉聲歎氣。花雲平聞聽此言，不由的肝膽好一陣痛酸，眼中落淚。大丈夫有淚不輕彈，皆因未到傷心處，眼中落淚。金貴看見花雲平滴淚，他也就放聲大哭起來。

兩個小爺放聲哭，皆為義氣真傷情，雲平這邊叫賢弟金貴那邊叫仁兄，只因前去盜銀兩，為何不幸身遭凶弟兄雖然未交久，義氣相投好賓朋，可歎汴梁救你命一磚打走一凶僧，領你前去借寶劍，葛昆不義賭輸贏贏著透龍非容易，偏見冤家時長青，皆因找劍來到此可愛金貴有奇能，一定要交小朋友，這才來到他家中你我偏又缺路費，伯父領去把他傾，雲平哭著帶話明話兒氣死老金亨。

話說花雲平連哭帶著言語，又呼金亨父。呼之比罵他還利害，把個金亨真真氣死。再添上金貴一哭，這老夫妻兩個就猶如亂箭穿心一般？哭的孫氏無可奈何，這才開言解勸。

哭的孫氏不奈煩，對著雲平便開言，不必痛哭且止淚盡哭也是不能完，天亮你倆就去看，到在兵營探一番探聽阮英死未死，兵營那裡觀一觀，倘或猴子他未死回來送信到家園，老娘我同你們去，我救阮英不費難不是老娘說大話，老娘武藝學的全，哪怕官兵幾十萬老娘我沒放心間，一怒殺進大營去，殺個血海與屍山我能救出阮英命，老娘猶如耍笑玩，兩位小爺聞此話止住哭聲又添歡。

兩位小豪傑聞聽是孫氏老太太之言，這才止住哭聲。要不是孫氏太太這一番的解勸，怕的是花雲平要反臉面就無法可治了。多虧了孫氏太太見識多，才把花爺說住，不傷和氣。話說花雲平在腹內自想，今夜看了孫氏太太，與金貴他母子兩個會行事，倒叫自己沒有話說了。再者，又不知道阮英他是死是活，他母子這樣的義氣，也就不反臉，只得說他幾句，金亨無不明白的。

孫氏太太復又說道：「等著救活便罷，倘或猴子沒有活命，有我與他算帳。」

孫氏太太作事精，她怕惹惱花雲平，重又開言來講話叫聲雲平你是聽，凡事我要公平做，不能糊塗混去行人將理義為根本，走遍天下人人恭，忠臣孝子誰不敬奸臣逆子留罵名，我要喜愛行好事，誰要作惡我不容現在我家這樁事，我將此事必辦清，如果阮英他未死叫老東西自說清，他是領個甚麼罪，要不領罪我不應倘若阮英沒了命，一定叫他把命傾，生死權在我手掌要想逃命萬不能。

孫氏太太說的這些話，是半真半假，俱都是安慰花雲平的心，把他息怒，不至反臉了。花雲平也是明明的知道，心中自有主意，等到天亮，自到兵營探聽探聽，阮英若是未死呢，想法再救。

雲平作事真老成，不像年青愣頭青，阮英如若他命在把他救出再調停，阮英死在兵營裡，我就去找眾弟兄那時人多行好事，此事一人也不中，雲平想罷開言道尊聲老父仔細聽，人非聖人誰無過，這樁事情想冤停到了明日才知道，或吉或凶去探清，阮英如果真死了不用旁人報怨仇，他若屈死黃泉路，閻王殿前把冤伸誰要害了他的命，未必白害得太平，必要報仇來要命冤仇相報甚分明，雲平明是說報應，故意講與金亨聽聽見報應兩個字，卻不由己心發驚，正是金亨心中怕忽聽窗外有響聲，這種聲音真稀奇，不像人聲似鬼鳴從來未聽這樣吼，人聞此音擔怕驚，孫氏太太說奇怪金貴聽聲色顏更，雲平也是混身戰，說是外邊有妖精我的膽量也可以。

沒有經過這事情 屋中幾人全害怕俱都篩糠戰兢兢 又聽窗外連聲吼 尤如鬼嚎一般同嚎叫多時放聲哭 悲悲切切哭痛聲 連哭帶喊說了話我是屈死小阮英 可歎無故招屈死 金亨害我一命傾與他素日無仇恨 無故害我理不應 我跟他去盜銀兩不該你把噁心生 將我鎖在石櫃內 害我一命赴幽冥屋中之人，獨有金亨他聞此異怪聲音，怕的利害。金亨他既在綠林道上，要是這樣的膽小，夜晚如何的走路呢？列位明公有所不知，方才外邊吼叫的這聲音甚是個別的異樣，不但金亨聞聽聲音害怕，別管甚麼膽子大的好漢也得恐懼。

這種聲音真個別 吼叫異樣甚是邪 不但聲音人害怕阮英顯魂把話明 金亨將我害的苦 鎖在石櫃害我命活活把我害死了 我才去見閻王爺 閻王升殿將我問因何幼小性命絕 我把頭尾說一遍 不敢隱瞞有藏掖只將照實說冤枉 金亨害我一命絕 閻王聞聽動了怒喊罵金亨作事絕 無仇無恨將人害 天理昭彰把冤結叫我前來將仇報 交還我命心方歇

聽見說話，真是阮英的聲音。要聽吼叫，卻就不像阮英，不像人的聲音。

人要聽見，渾身發麻。金亨在屋中聽見阮英顯魂前來要命，又在黑夜之間，叫人可怕。金亨大叫一聲：「我命休矣！今夜我要別離你母子兩個人。活百歲終須死，我有不放心之事，要吩咐你母子幾句言詞，可緊記。別樣之事全不放在心中，獨有金貴幼小，實在叫我放心不下。」

金亨酸心滾淚痕 金貴年小不放心 看他聰明過伶俐怕他性命不久存 後悔不該將人害 恐怕害到兒的身皆因行事無有德 將來孩子難成人 悔恨自己行事錯害死阮英命歸陰 我的心驚肉也跳 不應害人起虧心今夜現報來拿我 陰曹地府見閻君 黃金萬兩難留命語完我就離你們

世間上的事情，唯有生死離別最苦痛難過的了。金亨說到傷心之處，眼中落淚。那位明公問說，這段書編的過周了。就讓外邊有阮英顯魂，要命金亨，他信以為真，他也不出屋門看看真假？列位明公，也是不知為人在世，萬不可作下虧心之事。

心疑生鬼是實情 自行善惡在心中 為人若作虧心事半夜敲門心就驚 金亨他是自心虛 外邊也是鬧的凶金亨酸心眼落淚 孫氏母子放悲聲 一家三口嚎啕哭雲上前把話明 真哭不能留下命 阮英冤魂哪能容陽間之事還好辦 陰曹有罪贖不能 依我相勸快預備身穿衣服可現成 壽靴壽帽若要有 急速穿好赴陰城多誤工夫不中用 阮英在外等同行 趁著我也在這裡好與尊父送送靈 金貴止淚說且住 我去哀告阮英兄說罷來到屋門內 不敢出門怕擔驚 門裡雙膝忙跪倒磕頭碰地把禮行 口中連把阮哥叫 要你留神仔細聽皆因我父心毒狠 把你鎖在石櫃中 也是阮哥死有地先造死來後造生 總怨我父行的錯 不該害你一命傾你來要命也要分

是我爹爹行不公 子看父死焉能忍爺子天性能不疼 叩祝阮哥開天赦 觀看我是小孩童大發慈心饒我父 阮兄只當來放生 阮哥如若發善念饒了我父弟感情 與我阮哥修蓋廟 供奉你像當神恭每日三次將香降 早晚叩首意志誠

好一個聰明的孝子金貴，跪在屋門之裡不住的磕頭碰地，哀告的可憐。

只聽門外阮英冤魂，也是唔唔的痛哭不止，哭中帶著說話。聽見阮英的冤魂說道：「金貴兄弟，你起來，不干你事。」

你我雖然初會面 兄弟相投我的願 愛好交好領家內你父我父是一般 聽說是我盟伯父 才又親近住家園同桌而食真厚待 吃酒無心把話言 提起兵營盜銀兩我倆也是短少銀 你父領我到那裡 中了你父巧機關將我鎖在石櫃內 叫我一命赴黃泉 並無仇恨將我害你父無故行不端 螻蟻尚且都惜命 害死阮英真可憐冤魂不散來要命 二命相拚理當然 我是奉了閻王命不敢私通把臉觀

話說金貴著急，為他爹爹跪著叩頭，是苦苦哀求，饒他爹爹的性命。只聽見阮英的冤魂說道：「金貴兄弟，你正有所不知。我是奉了陰主閻王之命。陰間不敢私，持不得人情，觀不得臉面。」

陰曹地府多利害 報應循環甚明白 私弊若要知道了立刻就要把頭拿 惡有惡報無更改 油鍋刀山兩邊排也有割舌與剜眼 還有五臟扒出來 陰間森嚴實難有許多外刑堂上柯 小人也有小報應 那些奇報不敢說絲毫不爽多嚴緊 我也是出無奈何 不敢違了閻王命差我前來把命著 一還一報來要命 害人一則有一麼陰主之命誰敢錯 兄弟求饒使不得 我要不把他拿去回去將我下油鍋

阮英的冤魂在外說：「我要不把他命交還去，我回到陰間，閻王爺爺就要把我下在油鍋。那時我在油鍋受罪，誰能搭救我呢？兄弟你快閃開，我要闖進來了。」